葛羅米柯：蘇聯外交「六朝元老」

李景賢

人與事

作風霸道 思想僵硬

在我所參加的會見中，葛羅米柯大約花四五十分鐘進行交談，而且大部分時間歸他，留給我方的時間很少，幾乎每次都是這樣。葛外長總是先講，乾巴巴的，連句客套話也不肯說。他左一個「蘇共中央」，右一個「蘇共領導」，毫不客氣地給我們上起大課來，而且一上就是半個多小時。他這個人總是居高臨下的，要先聲奪人，在氣勢上壓住對方。我方往往還沒講幾句，他就不耐煩地打斷，冷冷地說：「你們黨的立場我清楚」，「我今天所講的，請向你們中央報告」，說罷，就立即起身離場。

有一次會見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那是一九八三年春天，我國副外長錢其琛在莫斯科與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舉行磋商，談的是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雙方談不攏，氣氛相當僵。葛羅米柯會見錢其琛時，出乎意料地抨擊起美國來，說美國人的打擊目標是整個社會主義體系，既要搞垮蘇聯，也想整垮中國。然後，他把話鋒一轉，冷冷地說：誰好誰壞，應從中得出結論；究竟該與誰發展關係，應作出明智抉擇。我在場聽着聽着，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新詞」來：罵「桑」訓「槐」。我國副外長聽後並沒有過多理會他，只回敬了一個「軟釘子」：中國與美國進行嚴重較量的時間最長，對於美國人，我們中國人最了解；對於如何與美國人打交道，我們中國人最清楚。記得回到列寧山上的賓館後，錢其琛讓我們陪他在院子裡走走。他邊走邊說：好一個教師爺！我剛才回敬他兩句，好像也就把他給噎住了。眞是自討沒趣！

葛羅米柯不喜歡中國的改革開放，甚至「從根上」加以否定。讀葛氏某些言論時，從字裡行間就可以感到，連「改革」、「開放」這些概念，他都很討厭。一九八四年秋天，中國副總理兼外長吳學謙，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葛羅米柯時，很眞誠地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既對西方，也對蘇聯，亦對東歐各國。

「開放」這個常用詞，似乎一下子觸到了葛羅米柯的某根神經，他一聽就把臉沉了下來，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轉了三四秒鐘之後，冷冰冰地說：「我們對此並不感到受鼓舞。」會見後，吳學謙對陪同人員說，都什麼年代啦，他這個人的思想還這麼僵！

葛羅米柯作爲蘇聯的副外長、第一副外長和外長，與新中國打交道長達三十多年之久。不過，他與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接觸並不多。在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執政兩個時期，中蘇之間的重大事情，大都在黨的高層上進行，輪不到他這個外長出來說話。勃列日涅夫當政後，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已嚴重惡化，中蘇間高層接觸完全「停擺」。在我的記憶中，葛羅米柯與中國方面有過以下接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澤東在蘇聯訪問，逗留了八十天。葛羅米柯作爲蘇聯副外長，以政治組負責人的身份參加接待工作。

那時，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溝通，大事經過蘇共領導人莫洛托夫、米高揚，「小情」則通過蘇方聯絡員科瓦廖夫進行，葛羅米柯與我方人員有過接觸，但不多。一九五八年「金門打炮」那一次，被蒙在鼓裡的赫魯曉夫，急派葛羅米柯外長前來中國探聽虛實。

此外，葛羅米柯與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有過幾次接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葛羅米柯在莫斯科和紐約，曾與中國幾位外長分別進行過禮節性會見。

痛苦離去 「遺產」豐厚

葛羅米柯生於一九〇九年，一九五七年，他四十八歲那年，當上了蘇聯的外交部長。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對外政策的主要支柱。勃列日涅夫去世後，蘇共經歷了兩個短暫的「權力過渡期」。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葛羅米柯作爲「蘇共大老」，推薦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一位蘇聯朋友讓我看了打着「絕密」字樣的推薦詞複印件。這篇講話很短，總共只有四五百個俄文詞。葛羅米柯稱，他之所以推薦戈爾巴喬夫，主要是因爲此人在錯縱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善於抓住最本質的東西。過後不久，戈爾巴喬夫因葛羅米柯跟不上其「外交新思維」，遂將這位有「知遇之恩」的「伯樂」安置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這樣一個虛位上。離開了「外交」這個大舞台，葛羅米柯就不成其爲「葛羅米柯」了。

一九八八年，戈爾巴喬夫又對葛進行了「勸退」，以便給自己騰出「主席團主席」這個位子。這個職務一交給蘇共中央總書記，「含金量」就大不一樣了，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元首。戈爾巴喬夫特意爲葛羅米柯安排了一個「歡送」會。我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面對戈氏一番言不由衷的讚揚，葛羅米柯神態木然，沉思了一陣子之後才靜靜地說：我此刻是懷着一種十分痛苦的心情離去的。

次年，葛羅米柯去世，終年八十歲。一年多過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爾巴喬夫作爲「蘇聯總統」自動退位，次日，蘇聯就宣告「停止存在」。

葛羅米柯是蘇聯外交的「六朝元老」。他在任時間跨度之大，在蘇聯的對外事務中所佔分量之重，會見外國政要之多，積累經驗之豐富，個性、風格之鮮明，在世界現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見的。葛羅米柯留下了一本厚厚的回憶錄《永誌不忘》和大量其他文字資料。他這份豐厚的「遺產」還有待於後人認眞、深入地加以研究，客觀、實事求是地進行評說。（下）

毛澤東和周瘦鵑

鄭延國

文史叢譚

毛澤東曾兩次單獨會見周瘦鵑。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是時，周瘦鵑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到北京與會，他在會議休息期間，主動走到毛的跟前，進行自我介紹，毛澤東立即握住他的手說：「從五四時期起便拜讀過先生的不少大作，眞想抽空與先生談上一談。」說畢，突然攤開右手，朝周擺了兩擺，關切地問道：「先生有什麼新的東西給我看看？」激動得了不得的周瘦鵑連聲答道：「好！好！」

周回到蘇州後，立即着手「步韻恭和」毛澤東公開發表的詩詞。爲了做到盡如人意，周「大動腦筋，兀自苦苦地想，早也想，夜也想，坐也想，行也想，總算過了一關又一關，終於把它全部和出來了。每一首詩和詞，再也不敢老一套的吟風弄月，都是着眼於歌頌新社會和新事物」。如七律《寫懷》（步《長征》韻）：「錯節盤根不畏難，筆耕墨耨未偷閒。欲憑文字為勞役，忍擲時光若轉丸？長上關懷常問暖，親朋熨貼慣噓寒。年來百事都如意，長對河清展笑顏。」又如沁園春《展望》（步《雪》韻）：「錦繡河山，億衆雲從，赤幟風飄。看雄關北峙，黃塵漠漠；大江東去，白浪滔滔。礦富五金，田豐五穀，生產年來節節高。眞堪愛，愛千紅萬紫，競比嬈嬈。聲歌一樣多嬌。更鳳翥鸞翔試舞腰。況文章波磔，何輸《史記》；詩詞奔放，不數《離騷》。千百健兒，龍騰虎躍，奮去斬蛟射鵰。深深祝，祝鵬摶萬里，迎取明朝。」

這些和詩和詞雖然在氣勢上難以與毛澤東相頡頏，但在韻律上卻是亦步亦趨的。周瘦鵑深厚的國學根基由此可見一斑。後來周瘦鵑將這些和作定名爲《學步集》。這一年，周還專門製作了「想像中的毛主席故鄉韶山一角」的盆景在蘇州拙政園展出，表達了其對毛澤東的深情厚意。

毛澤東第二次會見周瘦鵑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這一次，毛和他親切地交談了半個小時，對周氏近年所寫的散文小品給以讚許，且鼓勵他繼續爲人民努力工作。周氏則將《學步集》詩稿呈毛審閱，毛欣然應允。此次會見令周倍受鼓舞，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半小時的會見，等於上了一堂共產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的大課，潛移默化地教育了我應該怎樣立身處世，怎樣接物待人，在我六十八年平凡的生命史上，也添上了最光榮最可紀念的一頁。」此外，他還作了兩首七言絕句表達自己舒暢的心情。詩云：「難忘四月十五日，彷彿飛升入九天。幸接義和溫百體，不須羽化已登仙。」「再造乾坤奪化鈞，卻容前席渥親仁。誰知身歷玄黃劫，初識人間浩蕩春。」

歲月倥偬，毛澤東和周瘦鵑的會見，一晃便半個世紀過去，兩位老人也以不同的方式作古經年。如今遙思中南海裡碧波盪漾的清澈湖水，遠念拙政園中芳香繚繞的蒼松翠柏，焉能不使人發出如此感嘆：一個普普通通的筆墨耕耘者兼盆景製作人，能和一位開天闢地的領袖手把手地進行親切交談，此事無論是在哪一個年代的語境裡都是一樁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更何況當事者本人了。可以說，這不僅是當年周瘦鵑的幸運，而且亦彰顯出毛澤東其時安邦治國的過人之處。

父親遠去的身影

葉 周

往事鈎沉

二〇一一年五月是父親葉以群百年誕辰，父親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四十五年前他受誣陷迫害，含冤去世於「文革」之初，當時他才五十五歲。回望他並不長的人生，有些歲月他是可以引以爲傲的，一些難以忘懷的歷史時刻他經歷了，奉獻了，並在極其危險的環境中，圓滿地完成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任務。

今年元月，我回到上海，爲編輯一本父親百年誕辰紀念集，去上海作協舊地重遊了一次。那座八十年前由匈牙利建築家設計的建築以「愛神花園」命名，名字來自於花園噴水池中高高站立的希臘神話中的普緒赫女神，和周圍簇擁着的一群可愛的天使。當我走進那座歷史悠久的建築，我放慢了腳步。在爬滿籐蔓的牆壁上，我感受到那座著名的建築裡凝聚着厚厚的歷史的積澱。

愛神花園，如今《收穫》、《上海文學》和《萌芽》等文學刊物的辦公地點，在近六十年中，曾經上演了多少文學前輩們撼人心魄的故事。我彷彿看見巴金、于伶、以群、吳強、傅雷、羅蓀等一批文學前輩在院子裡徘徊踱步，他們在令人難忘的文學生涯中，曾經在那裡書寫了自己的輝煌，他們也曾在風雨如晦的「文革」歲月，在那座建築中經歷了無數人生的顛躓和挫折！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去「愛神花園」的那天，寒冬中的上海稀有的飄着雪花，在雪花飄飄的寧靜中，我獨自一人在院子裡放慢了腳步。我久久地凝視着那座古樸的建築，試圖在視網膜前找回歷史上的一幅幅眞實圖景。我手邊有一幅照片，以群、靳以、羅蓀和唐弢等在花園裡閒聊。那應該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他們一個個穿着料子考究的服裝，以群和唐弢穿着中山裝，靳以和羅蓀則穿西裝，打領帶，看上去像是在作協接待外賓。那個年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鮮有往來，能夠走進上海作協的應該也就是蘇聯或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作家了。從照片上看，父輩們也才四十多歲年紀，正是人生中最精幹，又富有經驗的好時期，他們的心情應該是舒暢的吧。我在記憶中父親站的位置停留了一會，試圖從那個固定不變的方位上感受父親曾經留下的信息。我的正前方，普緒赫女神高舉雙手，展現出脫衣入浴的美麗姿態，在她周圍簇擁着一群可愛的天使。

我也曾聽說過，「文革」之初，就是這樣一個曾經寧靜幽雅的院子，居然轉眼成爲風暴之源，數條巨幅的大標語從三層樓高的建築頂端直落而下，彷彿給整幢建築披麻戴孝，標語上桌面大的字都是射向父親和前輩的聲討，名字上還被用紅色打上了交叉。一位當年父親的同事回憶說，父親以群先是沉默着來到底層的作協大廳看了欲將他置於死地的大字報，又上樓去與當時領導整人運動的負責人作了一番最後的談話。臨離開時他在二樓轉角的樓梯口佇立了一會，似乎還有話要說，可是他最終還是保持了沉默。那也是父親最後一次走進那棟工作了數年的熟悉的建築。也爲此，我在那個樓梯的拐角處徘徊踱步，希望找回父親的足跡。

還有一幅照片，是父親在二樓的辦公室裡伏案寫作，他面前放着厚厚一疊文稿，整齊有序，背景上的陽台上，還放着一盆茂盛的蘭花。我可以想見喜歡盆景的父親疲倦時會站起身來到陽台上去給花澆水。我至今仍秉承了父親的這一愛好，並且和幼時的家中一樣，我喜歡養常綠色的盆景。

我給這本文集起了一個名字，《文脈傳承的踐行者》。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有較大部分是父親的同時代人的文字，其中有周揚、陳荒煤、于伶、劉白羽、周而復等等，他們的文字爲我們描繪了一個眞實生動的歷史環境，和在那個環境中他們與父親的共同執著奮鬥。他們筆下描述的父親，編雜誌，辦出版社，翻譯俄國的文學理論着作，寫作，主編大學教材……在文藝界他既是組織者，更是一個筆耕不輟的創作者。他畢生所身體力行的，就是實踐一個文化傳承者的責任和使命。

如今，父親葉以群和他的同時代人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的身影漸漸遠離我們，但是他們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記憶中，他們留給後代的是寶貴的文學財富，崇高的人格品質。他們即便在極其艱難的歷史歲月中，不論是忍飢挨餓，或是經受着精神上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和迫害，他們仍然矢志不移地熱愛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尋着對文學的探索。這是父輩們留給今天這個世界永遠不朽的精神財富。

紀念集中也有一些是當年父親的學生和年輕的同事們的文字，他們爲我描繪了一個我不曾了解的慈善長者的形象，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們更爲我描繪了在他們尚還年輕的時候，父親葉以群率領着他們在極「左」思潮的干擾和鉗制下，艱難探索文學規律的艱辛歷程。父親離世已經四十五年了，讀到他們情感眞摯的動情文字，深切緬懷，我深受感動，更爲父親有這樣一批學生感到欣慰和驕傲，也加深理解了父親作爲文脈傳承的踐行者，在文學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所起的作用和不可磨滅的功績。

母親劉素明今年已經八十五歲，她與父親在香港相識，並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九五〇在上海結婚。四十五年前父親離世時她僅僅四十歲。

她承擔了帶領全家五個未成年孩子渡過難關的責任，保證了家庭的完整和孩子的健康成長。巴金在文章中也撰文讚揚「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着，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如今，當她進入耄耋之年，回憶起她與父親生前將近半個多世紀前的點點滴滴，她的記憶依然清晰，說起以往的趣事，我依然能看見她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雖然她跟隨父親回到上海後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後，在「文革」中遭遇了政治迫害，家毀人亡。可是至今她仍然十分珍惜生命中的這段姻緣，毫不後悔當初的選擇。她和父親跨越了半個多世紀，如今陰陽相隔的愛情在當今世界確實是彌足珍貴的。

在父親葉以群百年誕辰即將來到的日子裡，我反覆端詳着父親留下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照片，從年輕時告別安徽老家，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裝遠赴日本留學；到壯年時與郭沫若以及其他文壇戰友筆耕於重慶山城；再到建國後在上海與家人的合影……我難忘他年輕時目光中的壯志飛揚，無懼無畏；難忘他壯年時臉上與疲憊交織在一起的舒暢的笑容；更難忘他晚年的沉默寡言，和神態中隱藏的憂慮……

縱觀父親的文學生涯，在他所經歷的各個時期，他與同時代的文壇巨擘們都曾有過十分緊密的合作。在抗日和國共內戰時期，他在周恩來副主席的領導下，歷盡艱險，掩護郭沫若、茅盾撤退轉移；在重慶與老舍共同主持「文協」的工作；建國前夕，他在香港執行潘漢年的指示，送往迎來四百多位著名人士，最後將他們安全送往新中國。

建國初期，他和于伶並肩打造新中國上海的電影事業；稍後，他又接受周揚的委託主編高校教材《文學的基本原理》，最終這本教材走進大學課堂，曾經滋養了無數代文學人；也難忘上世紀六十年代，他輔佐巴金主編《收穫》和《上海文學》雜誌，在時風時雨的文壇上如履薄冰，殫思竭慮，盡己所力，創建文學品牌，培養年輕一代……

想起這些我終於覺得，父親的生命不長，可是他活着時極盡了精彩！

建國之初的葉以群

戲曲孤本

鄧小秋

文化什錦

近代學者王國維，是著名的戲曲史家，他一直從事中國戲曲與古典詞曲的研究，對古代史料的考證，具有相當的成就。生平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等重要著作，對文藝界有着很大的影響。他尤其主張以「地下史料」及「野史」來參訂文戲史料，以便從各個角度來印證史實，給予後人豐富的參考資料。在他的名著《曲錄》中，曾經介紹很多歷代優秀的戲劇作品。其中還曾提到失傳已久的《風月錦囊》一書，引起了人們很大的關注。

《風月錦囊》，由汝水雲崖徐文昭編輯（汝水即現在的江西）。它的全稱是：《新刊耀目冠場擢奇風月錦囊正雜兩科全集》。所謂「正雜」兩科，指的是「正文」的戲文、雜劇與傳奇；「雜文」則爲時興的雜曲之類。在「正文」中，共收入了《蔡伯喈》、《荆釵記》、《北西廂》、《呂蒙正》、《劉智遠》、《香囊記》、《殺狗記》、《祝英台》、《薛平貴》等共二十種。另有續編的《蘭花記》、《孟姜女》、《王昭君》、《金錢記》、《三國志》、《西瓜記》等二十種。另外的「雜文」則是選取了一些戲曲曲文。如《陳巡檢思妻》、《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劉侯歸山記》、《魯秋胡戲妻》等，以及其他的時興雜曲。

《風月錦囊》一書的珍貴之處，在於它刊印的時間較早，反映了早期戲曲的發展情況，讓人了解很多戲曲作品的流傳過程。該書重刊於明朝嘉靖癸丑歲（公元一五五三年）。根據推算，初刻應不遲於明朝的漢武年間（公元一三六八——四八七），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之久。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戲文選集刊本。比明朝萬曆年間（一五七三）所刻的《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等文集，還要早二十年。尤其是所收《蔡伯喈》等劇目，皆爲元代古本，明人改動痕迹較少。因此，該書對於研究宋元南戲及明初南戲、傳奇的發展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的另一珍貴之處，則在於它的稀缺。該書長期以來就已經失傳，難得一見。自從被王國維介紹以後，一直受到很多學者的重視。但原本久已湮沒，很難覓尋。可喜的是，這一戲曲孤本，近年來竟在海外被人發現。原來，明代的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當年從中國將它攜帶回國，捐贈給西班牙愛斯高里亞的聖勞倫圖書館。如今重又問世，此書的影印件也已經傳入國內，深得有關學界研究人員的重視。

那仁飯

葉 萍

飲食男女

初聽到那仁這兩個字，心下便對它生了好感。那仁，那仁，叫起來，有種脆生生，甜津津的感覺，像是喚家裡一個小孩子，一隻小狗一樣，透着一股子家常的親切和熟稔。

那仁是哈薩克人的傳統食物。我不是哈薩克族，對它卻並不陌生。小時候生活在南疆，我家住的地方，是一排平房，鄰居裡就有一對哈薩克族夫妻。夫妻倆每天扛着砍頭曼（一種農具）一同上工，一同下班回家。男人要趕毛驢車去戈壁灘打柴去了，女人就在家做晚飯。做的是那仁飯。那仁飯類似於湯麵，只不過，湯是羊肉湯，裡面放入胡蘿蔔丁。女人把和好的麵，抻得薄薄的，用手一截，一截，揪成大小一致的小麵片，丟入沸騰的湯鍋裡。麵熟出鍋前，放入洋葱碎末，再放入切好的熟羊肉片。麵片綿軟，羊肉嫩香，湯更是香濃濃的，不膻，不膩。山裡的草原牧場放牧的綿羊，採擷陽光，大地，水草之精華，肉質極佳。胡蘿蔔，洋葱也是對人的健康好處多多的蔬菜，這三樣搭在一起，是絕配。孩子生病，女人坐月子，老人補身體，那仁飯，是哈薩克人最好的補品。

日薄西山，打柴的哈薩克男人回來了。他放下砍頭曼，邁着很大的步子，誇張地努起嘴，聳起鼻子，四處聞，邊聞邊說，哎呀，香得很嘛，老婆子，今天又做那仁飯啦，啊哈，太好了，我一定要吃上三大碗。女人不言語，抿嘴笑盈盈，拿過一把銅壺，給她的男人倒水洗手。這樣溫馨的場景，一直留存在我的記憶深處，成了我童年的回憶裡，很溫情的一幕。

也還記得，吃過他們家的那仁飯，手抓肉，吃過他們家院子裡杏樹上結的杏子，他們親手做的馬奶酒，酸奶疙瘩……這些記憶，瑣碎得如同戈壁灘上，開得細小的駱駝刺花，不顯眼，但那點點的溫暖的黃色，讓人銘記一生。

燻馬肉是哈薩克人喜歡的肉食。做那仁飯，沒有新鮮的羊肉時，就用風乾的燻馬肉替代。燻馬肉別有一番風味，嚼勁十足。吃過那仁飯，那燻馬肉的味道，還在口中，久久婉轉，迴旋。

如果此時，再喝上一碗奶茶，那感覺，就好似置身於草原之中，心無比的開闊，通暢，舒服。那仁飯，是草原特有的味道，是哈薩克牧民心中上等的食物。吃乾囊，喝奶茶，遊牧輾轉牧場，風餐露宿，居無定所，那仁飯，就成了他們招待遠方來的客人的美味。

阿爾卑斯山的羊鈴

陳志宏

域外漫筆

在二〇一〇中國（南昌）國際華文作家滕王閣筆會上，一位旅居美國的華人作家給與會者講了一段珍藏於心的異域見聞——

那年，她去瑞士旅遊，和一個牧羊人不期而遇。牧羊人是位年輕帥氣的小伙子，從車裡鑽出來，將羊群趕往阿爾卑斯山南麓。她很吃驚，牧羊人開的車居然是豪華平治，心裡就納悶了，能開上平治車，怎麼還甘願放羊呢？

帶着疑問，她問牧羊人：「這輛平治車是你自己的嗎？」他微微一笑，說：「對呀！」

她問：「能開這麼高檔的車，怎麼會放羊呢？」

他說：「我喜歡呀，放羊是多美的事呀！政府也鼓勵放羊，還給我們發薪水。做自己喜歡的事，還能從中獲得收入，這不是很幸福的事嗎？」這就難怪了。人一旦喜歡上什麼，做起事來，就會不計得失，不管不顧。更何況，牧羊人不但喜歡做這事，還能從中獲得相應收入和難得的幸福感。

她不停地點頭，釋去內心疑團。

牧羊人說：「政府要我們放羊，不爲別的，是想製造一種視覺美感，你看呀，藍天之下，青草之上，綠樹叢中，一隻隻走動的羊多像一片片流動的白雲，多麼動感，多麼明麗，多美啊！」

疑團散盡，敬意浮生。瑞士人放羊，不爲吃羊肉和剪羊毛，已然超越形而下的物質追求，只在乎唯美的精神享受。她有些感動了，感動於眼前這個普通人的單純可愛，還有這個國家對美的孜孜以求。沒料到，更絕妙的還在後頭。牧羊人說：「除了如此美麗的視覺效果，我們還追求聽覺享受。我們在每隻羊的脖子上掛上一個銅鈴鐺，它每走一步，就會發出清脆悅耳的叮噹聲，爲遊客增添一絲悠然野趣。」她發自內心地稱讚：「你們想得眞是太細緻，太絕妙了。」牧羊人說：「我是聽着山上悠悠鈴聲長大的，不想讓這美妙的鈴聲在我們這一代消失。因爲清越的叮噹聲，阿爾卑斯山才更純美，更有韻味。」

聽完旅美女作家的講述，我心怦然一動，彷彿醉倒在一種純美的意境裡。多麼可愛的政府，多有個性的牧羊人啊！他們詩一般的舉動，深深打動了我，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眞沒想到，放羊也可以如此浪漫。他們的追求簡單卻野趣天然——好看好聽。鈴聲和着阿爾卑斯山美的旋律，在藍天爲經大地爲緯的美麗錦織上，增添一朵朵動感的白花。面對一隻羊，只取肉和毛，是生存之需，只圖看和聽，那是生活之美。「生」之後，一字之差，照見我們生活的單純和直白，也讓我們看到那遙遠國度唯美、可愛和自然的一面。期待有那麼一天，美和詩意就像阿爾卑斯山的鈴聲一樣，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如水般靜靜地流淌。

國際筆會散了，那些日子那些人，漸漸淡出我的記憶，唯獨那位開平治的牧羊人和阿爾卑斯山的鈴聲，日深一日地印刻在腦海，漸明漸亮，明燦如月華，清越如詩吟。

想念那群悠然漫步在阿爾卑斯山的羊，還有那如歌如詩般美妙的羊鈴聲。